時病論

時病論卷之五

安州劉寳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參訂

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大意

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謂夏令傷於暑邪、甚者即患暑病、微者則舍於營、復感秋氣涼風、與衛并居、則暑與風涼合邪、遂成痎瘧矣、景岳云、痎者皆

也、總瘧之稱也、瘧者虐也、淩虐之義也、瘧之爲病、非止一端、當分晰而治之、考古有暑瘧風瘧寒瘧溼瘧溫瘧癉瘧瘴瘧牝瘧痰瘧食瘧疫瘧鬼瘧虛瘧勞瘧瘧母三日瘧之名、臨證之時、不可不辨治也、暑瘧者、惡寒壯熱、煩渴引飲也、風瘧者、寒少熱多、頭疼自汗也、寒瘧者、寒長熱短、頭疼無汗也、溼瘧者、寒重熱輕、一身盡痛也、溫瘧則先熱後寒、因於冬令伏氣、癉瘧則發時昏悶、因感山嵐瘴氣、瘴

瘧則獨熱無寒、牝瘧則寒多熱少、又有頭痛而眩、瘧發昏迷爲痰瘧、寒熱交併、噫氣惡食爲食瘧、沿門合境、證皆相似爲疫瘧、寒熱日作、多生恐怖爲鬼瘧、元氣本虛、感邪患瘧爲虛瘧、瘧疾患久、遇勞卽發爲勞瘧、經年不愈、結成痞塊、藏於脇腹爲瘧母、正氣本虛、邪客於腑、間兩日而作者爲三日瘧、更有似瘧非瘧之伏暑、亦因伏天受暑而發於秋、最難速愈、倘秋時炎熱於夏、而內並無伏氣、其見

證與陽暑相似者、名曰秋暑、此二證皆在乎秋、今附論於斯、葢恐誤爲瘧治耳、

暑瘧

暑瘧者、多因長夏納凉、感受陰暑、暑汗不出、則邪遂伏於內、直待秋來、加冒凉氣而發、先賢云暑氣內伏者、陰氣也、秋凉外束者、陰邪也、新邪與衞氣并居、則內合伏暑、故陰陽相搏而瘧作矣、其證惡寒壯熱、口渴引飲、脈來弦象、或洪或軟、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

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治宜清營捍瘧法治之、如渴甚者、麥冬花粉佐之、凡瘧連日而發者則病淺、間日而發者則病深、間二日而發者則愈深矣、漸早爲輕、因正氣勝而外出、漸晚爲重、因邪氣勝而內入、初起多實、宜以祛邪爲先、患久多虛、宜以養正爲主、醫者須分淺深輕重虛實新久而治之、則庶幾投劑有效耳、

張景岳曰、傷暑爲瘧、何謂陰邪、蓋陽暑傷氣、其證多

汗、感而卽發、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陰暑耳、以其無汗也、故凡患瘧者、必因於盛暑之時、貪凉取快、不避風寒、或浴以涼水、或澡於河流、或過食生冷、壯者邪不能居、未必致病、怯者蓄於營衛、則所不免、但外感於寒者多爲瘧、內傷於寒者多爲痢、使能愼此二者、則瘧痢何由來也、

風瘧

經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金鑑謂風瘧、先傷

於寒、後傷於風、據此三說而論、是證之因、亦由長夏先受陰暑、至秋感風而發也、然而有暑無風、惟病暑、有風無暑、惟病風、必風暑合邪、始成瘧病、此雖與暑瘧得病之因無異、發病之時亦同、但其見證自有攸分、不可以不辨也、蓋風瘧之爲病、寒少熱多、不似暑瘧惡寒壯熱、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風瘧則頭疼自汗出、不似暑瘧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風瘧之脈、弦而兼浮、不似暑瘧、脈象純弦、或洪或軟、

若此分別投劑、自合拍耳、初宜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治之、必俟寒熱分清、始可進和解之法、總當細審其因、可散則散、可和則和、可補則補、可截則截、全在臨時活法耳、

江誠曰、細觀暑瘧風瘧、皆由長夏感受陰暑、並發於秋、但暑瘧因秋涼所觸、風瘧因秋風所觸、以此別之、毫釐無謬、

寒瘧

寒瘧者、緣於先受陰寒、或沐浴之水寒、寒氣伏於肌腠之中、復因外感邪風、觸之而發、正合經云、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蓋寒瘧之脈證、弦緊有力、寒長熱短、連日而發、或間日而發、發時頭痛微汗、或無汗乾熱、此當遵古訓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旨、擬用辛散太陽法治之、如寒熱按時而至、方可繼進和解、今人不別何經、動手概用小柴胡湯、則誤甚矣、

溼瘧

溼瘧之證、因於久受陰溼、溼氣伏於太陰、偶有所觸而發、發則惡寒而不甚熱、脈象緩鈍而不弦、一身盡痛而有汗、手足沉重、嘔逆脹滿者是也、俗謂脾寒、大概指是證耳、此宜宣透膜原法、使其邪化瘧除、但辛燥之劑、於陰虧熱體者、須酌用之、陽虛寒體者、更可加老蔻乾薑、所有斷截之法、不宜早用、用之非變膨鼓、即成瘧母之痾、瘧證殊多、總宜分別而治、

江誠曰、寒瘧因寒水伏於肌腠、溼瘧因溼氣伏於太陰、斯二瘧夏秋皆有、非比暑瘧風瘧、受於夏天、發於秋令也、

溫瘧

經謂溫瘧、由冬令感受風寒、伏藏於骨髓之中、至春不發、交夏陽氣大泄、腠理不緻、或有所用力、伏邪與汗並出、此邪藏於腎、自內而達於外、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其氣復入、入則陽虛、陽虛生

外寒矣、又謂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溫瘧之證、先熱後寒、其脈陽浮陰弱、或汗多、或汗少、口渴喜涼、宜清涼透邪法治之、如汗多者去淡豉、加麥冬花粉、如舌苔化爲焦黑者、宜清熱保津法治之、嘉言云、治溫瘧、當知壯水以救其陰、恐十數發而陰精盡、盡則眞火自焚、頃之死矣、此與香巖論溫病、當刻刻護陰之說、不相悖也、凡有變證、仿春溫風溫溫病溫毒門中之法可也、

或問溫瘧得之於冬、發之於夏、何不列於溫病之門、或附於熱病之後、今列如斯、其意何也、答曰、就溫字而言、當列於彼、就瘧字而論、當附於此、欲使學者、知諸瘧有先熱後寒、有先寒後熱、有寒多熱少、有寒少熱多、有獨熱不寒之各異也、又問金匱論溫瘧、謂身無寒但熱、今先生論中謂先熱後寒、得毋有違仲景乎、曰、先熱後寒者、遵內經之訓也、金匱謂無寒但熱、定係傳寫之訛、殊不知但熱無寒、乃癉瘧也、不可不

爲分辨、

瘴瘧

瘴瘧之證、嶺南地方爲多也、乃因天氣炎熱、山氣溼蒸、多有嵐瘴之毒、人感之者、卽時昏悶、一身沉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叠日間日而作者、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瘖不言者、揆其諸證、初起之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其輕者

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加草果檳榔、其重者在裏、宜用和解兼攻法爲治、

癉瘧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

曰癉瘧、帝曰善、

金匱云、師曰陰氣孤絶、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豐按素問謂肺素有熱、又謂氣內藏於心、金匱亦謂邪氣內藏於心、而未及肺、合而論之、似異而實同也、蓋肺心皆居膈上、主乎陽位、陽氣盛、故但熱而不惡寒、石頑注金匱云、少氣煩冤者、肺主氣、肺

受火刑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冲、胃氣逆也、內藏於心者、陽盛則邪氣內藏、而外舍分肉之間也、消爍肌肉者、火盛則肌肉爍也、治瘧惟宜白虎、蓋白虎專於退熱、其分肉四肢、內屬於胃、非切於所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煩寃者乎、據此而觀、不但病在肺心、亦且兼之胃病、嘉言意用甘寒、亦屬非謬、眞所謂智謀之士、所見略同、竊思陽氣盛則陰益傷、擬用甘

寒生津法、庶幾針芥、

牝瘧

金匱云、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趙以德不辨魚魯、註為邪在心而為牡、喻嘉言亦為邪伏於心、心為牡藏、即以寒多熱少之瘧、名曰牡瘧、二公皆以牝瘧為牡、又皆謂邪藏於心、石頑已正其非、堪為來學之圭臬也、乃曰若係邪氣內藏於心、則但熱而不寒、是為癉瘧、此則邪氣伏藏於腎、故多寒而少熱、則為牝瘧、以邪

氣伏結、則陽氣不行於外、故作外寒、患斯證者、眞陽素虛之體爲多、緣當盛夏之時、乘涼飲冷、感受陰寒、或受陰溼、其陽不能制陰邪之勝、故瘧發時、寒盛熱微、慘戚振慄、病以時作、其脈必沉而遲、面色必淡而白、宜以宣陽透伏法治之、因寒者薑附爲君、因溼者蒼果爲主、日久不愈、溫補之法爲宜、

痰瘧

痰瘧者、因夏月多食瓜果油膩、鬱結成痰、或素係痰

體、其痰據於太陰脾臟、伏而不發、一旦外感涼風、痰隨風起、變爲瘧病矣、初發之時、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脈來弦滑之象、古諺云無痰不作瘧、豈不然乎、宜以化痰順氣法、加草果藿香治之、如昏迷卒倒者、宜以宣竅導痰法、加厚朴草果蘇合香丸治之、肥盛之人、痰藥更宜多用、

食瘧

食瘧者、即胃瘧也、因於飲食失節、饑飽不常、穀氣乖

亂、營衛失和、一有不謹、則外邪冒之、遂成瘧疾矣、其證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脈滑有力、或氣口緊盛者、宜以查麴平胃法、加藿香草果治之、如脈遲滯、必兼寒也、可加乾薑白蔻、如脈緩鈍者、必兼溼也、可加半夏茯苓、食瘧之證、兼寒兼溼爲多、法當分治、

或問曰、介賓之書、謂瘧疾之作、無非外邪爲之本、豈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瘧者耶、據此而論、痰食是爲兼

證、今先生專列痰瘧食瘧之門何也、豐曰、素來痰體、加感涼風而致瘧者、以痰爲本、故曰痰瘧、飲食停積、加受外邪而致瘧者、以食爲本、故曰食瘧、如前所論暑風寒溼溫癉瘴牝等瘧、倘有頭眩嘔逆脈滑者、是痰爲兼證也、噫氣惡食脈緊者、是食爲兼證也、遂不能以痰瘧食瘧名之、本證兼證、詎可以不辨哉、

疫瘧

疫瘧之爲病、因天時寒熱不正、邪氣乘虛而襲膜原、

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裏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無定期也、寒輕熱重、口渴有汗、右脈多勝於左、是爲疫瘧也、蓋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沿門合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竟不必拘於一定之見證、當隨時令而治、此司天運氣之所宜考也、擬以宣透膜原法爲主、

鬼瘧

鬼瘧者、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熱日作、惡夢多端、時生

恐佈、言動異常、脈來乍大乍小者、是俗云夜發爲鬼瘧者、非獨有邇、一子謂無鬼瘧、不啻阮瞻一流人也、豐歷見之、患是證者、都係體弱屬陰之人、而强壯屬陽之體、無一患者、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擬用驅邪辟祟法治之、如未效者、咒法亦可用之、

程曦曰、瘧不離乎少陽、誠哉是言、蓋少陽者膽也、膽壯自然無鬼、惟怯者則有之、試看膽壯之人、心無忌憚、所以避之可脫、膽怯之輩、每多疑心、心寒

則膽益怯、怯則鬼魅愈侵、所以糾纏不已、即避之亦不能脫體也、

虛瘧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名虛瘧也、其證寒熱交作、自汗倦臥、飲食並減、四肢乏力、脈象舉按俱弦、尋之則弱、宜以補氣升陽法治之、又有久患瘧疾、脾胃累虛、亦名虛瘧也、蓋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寒則灑灑、熱則烘烘、脈象浮之則濡、按之則弱、此宜營衛雙調法、

則瘧疾不截而自罷矣、倘有肢涼便瀉者、均加附子乾薑、或吐涎不食者、並加砂仁半夏、治虛瘧之法、盡於斯矣、

勞瘧

勞瘧者、因瘧疾日久延爲痨也、或因久病勞損、氣血兩虛而病瘧也、或因勞役過度、營衛空虛而患瘧也、脈象或軟或弱、或小滑、或細數、發熱惡寒、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或發於晝、或發於夜、每遇小勞卽發、氣虛

者多汗、飲食少進、血虛者午後發熱、至晚微汗乃解、此似瘧非瘧也、若誤爲瘧治而投剝削之劑、未有不成瘵疾者也、擬用營衛雙調法、氣虛者倍加參耆、血虛者倍加歸芍、倘寒熱分清、按時而至、脈兼弦象顯出少陽兼證、始可佐柴胡青蒿、否則不可耳、

瘧母

凡瘧經年不愈者、謂之老瘧、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結成痞塊、藏於腹脇、作脹而痛、令人多汗、謂之

瘧母、亦有因調治失宜、營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脇下、而成痞塊者、豐歷見之、其痞居左脇者為多、蓋左脇屬肝、當補虛之中、兼以疏肝為治、宜用調中暢氣法去耆朮甘荷、加青皮鱉甲牡蠣半夏治之、如形氣未衰、塊痛甚者、蓬稜肉桂、並可加入、倘偏用攻破剋削、以治其塊、而不顧其正者、延為中滿、遂不可醫、可不謹歟、

三日瘧

三日瘧又名三陰瘧間兩日而發者是也丹溪曰發於子午卯酉日者爲少陰瘧寅申巳亥日者爲厥陰瘧辰戌丑未日者爲太陰瘧其說似乎近理然介賓路玉皆駁爲非悉以軒岐之訓爲凖則也經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而發者邪氣與衞氣客於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李念莪釋云客猶言會也邪在六腑則氣遠會稀故間二日或休數日也由是觀之丹溪之言不足爲訓葢間二日而

作者、以邪氣深客於腑、是與衛氣相失而然、宜以雙甲搜邪法治之、如陰虛之體、益以首烏當歸、陽虛之體、益以鹿霜潞黨、至間數日而作者、其邪愈深、不待言矣、凡邪深陷者、必因正氣空虛、當用補氣升陽法、助其既虛之正、提其已陷之邪、使正氣復旺、邪氣自出、則瘧不驅自遁矣、

或問先生論瘧、既及三陰、而不及三陽者何也、答曰、丹溪分別三陰、前賢已駁之矣、今既問及三陽、不得

不略言之、大概瘧在太陽則寒重、法當汗之、在陽明則熱重、法當清之、在少陽則寒熱往來、法當和之、又問諸瘧悉詳、何獨遺胎瘧一證、究竟何如、曰胎瘧今之俗名也、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又以毋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其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悉稱爲胎瘧也、仍當分暑風寒溼等瘧而治、歷嘗見之、較諸瘧逾格纏綿、最難速愈、必俟其勢衰微、方可斷截耳、

伏暑

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於當時、其邪微、發於秋後、時賢謂秋時晚發、即伏暑之病也、是時涼風颯颯、侵襲肌膚、新邪欲入、伏氣欲出、以致寒熱如瘧、或微寒、或微熱、不能如瘧分清、其脈必滯、其舌必膩、脘痞氣塞、渴悶煩冤、每至午後則甚、入暮更劇、熱至天明得汗、則諸恙稍緩、日日如是、必要二三候外、方得全解、倘調理非法、不治者甚多、不比風寒之邪一汗而

解溫熱之氣、投涼則安、擬用清宣溫化法、使其氣分開、則新邪先解、而伏氣亦隨解也、然是證變易為多、其初起如瘧、先服清宣溫化法、倘畏寒已解、獨發熱淹綿、可加蘆竹連翹、本法內之半夏陳皮、乃可刪去、恐其溫燥之品、傷津液也、其舌苔本膩、倘漸黃漸燥漸黑漸焦、是伏暑之熱、已傷其陰、於本法內可加洋參麥冬元參細地治之、倘神識昏蒙者、是邪逼近心包、益元散紫雪丹、量其證之輕重而用、倘壯熱舌焦、

神昏譫語、脈實不虛、是邪熱歸併陽明、宜用潤下救津法治之、如年壯體強、以生軍易熟軍、更為有力、種種變證、務在臨證之時、細審病之新久、體之虛實、按法用之、庶無差忒耳、

或問曰、曾見禹載書中論伏暑、謂三伏之時、以書晒曝烈日之中、隨即收藏於笥、火氣未散、冬時啟笥、觸之遂病、今是論中全未言及、得毋遺漏乎、答曰、子誠刻舟求劍也、此不過偶一有之之證、若此論之、則伏

暑之證、專病晒書之家、而無書晒者則不病、專病在冬、而三秋則不病、可發一笑、

秋暑 附秋涼

七月大火西流、暑氣漸減、而涼氣漸生、其時炎歊尚存、一如盛夏、亦有較盛夏更熱之年、人感其熱而病者、爲秋暑、卽世俗所稱秋老虎是也、斯時溼土主氣、猶是暑溼交蒸、但見壯熱煩渴、蒸蒸自汗、脈象洪濡或數、是秋暑之證、其治法與陽暑相同、亦宜清涼滌

暑法、倘交秋令以來、涼氣襲人、人感其氣、即患頭痛惡寒、發熱無汗、脈象浮弦或緊、是秋涼之證、其治法與陰暑無異、亦宜辛溫解表法、若交秋分之後、燥金主氣、遇有秋涼之見證者、是爲燥之勝氣、宜用苦溫平燥法、遇有秋暑之見證者、是爲燥之復氣、宜用甘寒生津法、每見近時之醫、不究六氣者多、一交秋令便云秋燥、不知初秋煩熱、是爲秋暑、又不知斯時溼土主令、指暑指溼、而爲燥氣、不甚謬哉、

擬用諸法

清營捍瘧法

治暑瘧惡寒壯熱、口渴引飲、

連翹一錢五分去心　竹葉一錢五分　扁豆衣二錢

青蒿一錢五分　木賊草一錢　黃芩一錢酒炒

青皮一錢五分

加西瓜翠衣一片為引

此治暑瘧之法也、夫暑氣內舍於營、故君以翹竹

清心、卻其上焦之熱、臣以扁衣解暑、青蒿祛瘧、佐以木賊發汗於外、黃芩清熱於內、古云瘧不離乎少陽、故使以青皮引諸藥達少陽之經、瓜翠引伏暑透肌膚之表、

辛散太陽法

治風瘧寒少熱多、頭痛自汗、兼治傷寒傷溼、

嫩桂枝一錢　羌活一錢五分　防風一錢五分

甘草五分　前胡一錢五分　淡豆豉三錢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枚煎服

凡外邪襲人、必先傷於太陽之表、瘧雖因於伏暑、又必因外感秋風而觸發也、蓋風瘧有風在表、故宜辛散之方、其中桂羌防草、即成方桂枝羌活湯、本治風瘧之劑也、內加前胡散太陽、復泄厥陰、淡豉解肌表、且祛瘧痰、更加攘外之薑、安內之棗、表裏俱安、何瘧之有哉、

宣透膜原法

治溼瘧寒甚熱微、身痛有汗、肢重脘滿、

厚朴一錢姜製　檳榔一錢五分　草果仁八分煨

黄芩一錢酒炒　粉甘草五分　藿香葉一錢

半夏一錢五分姜製

加生薑三片為引

此師又可達原飲之法也、方中去知母之苦寒、及白芍之酸斂、仍用朴檳草果、達其膜原、祛其盤踞之邪、黄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擬加藿

夏暍氣謂脾生轟破險化溼溼穢乘入膜原而作瘧者、此法必奏效耳、

和解兼攻法

治寒熱瘧疾、兼之裏積、

柴胡一錢五分　黄芩酒炒一錢　半夏一錢五分姜製

甘草六分　元明粉二錢　熟軍二錢

枳殼一錢五分

流水煎服

柴芩夏草以和解、元明軍枳以攻裏、此仿長沙大柴胡之法也、

甘寒生津法

治癉瘧獨熱無寒、手足熱而欲嘔、

大生地五錢　大麥冬三錢去心　連翹三錢去心

竹葉一錢五分　北沙參三錢　石膏四錢煨

加蔗漿梨汁每一盞冲服

金匱痺瘧條下、但云以飲食消息止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豐立是法、卽遵斯訓也、首用生地麥冬、甘寒滋膩以生津液、此證不離心肺胃三經、故以翹竹清心、沙參清肺、膏蔗清胃、梨汁生津、

宣陽透伏法

治牝瘧寒甚熱微、或獨寒無熱、

淡乾薑一錢　淡附片一錢　厚朴一錢姜製

蒼朮一錢土炒　草果仁一錢煨　蜀漆一錢五分

加白豆蔻三顆去殼細研分冲

乾薑宣其陽氣、附子制其陰勝、厚朴開其滯氣、蒼朮化其陰溼、草果治獨勝之寒、蜀漆逐盤結之瘧、佐以豆蔻、不惟透伏有功、抑且散寒化溼、施於牝瘧、豈不宜乎、

化痰順氣法 見卷三第二十三頁

查麴平胃法 見卷三第二十四頁

驅邪辟祟法

治鬼瘧寒熱日作、多生恐怖、脉來乍大乍小、

龍骨三錢煅 茯苓三錢雄黃染紅 茅蒼朮一錢土炒

廣木香五分 柏子仁三錢正粒 石菖蒲五分

加桃葉七片為引

龍骨、陽物也、可以鎮驚、可以袪祟、用之以治鬼瘧

最宜、茯苓寧心、以雄黃梁之能祛鬼魅、朮木香、皆能殺一切之鬼也、柏子辟邪、菖蒲宣竅、桃葉發汗、開其鬼門、俾潛匿之邪、盡從八萬四千毛竅而出也、

補氣升陽法

治氣虛患瘧、寒熱汗多、倦怠食減、

西潞參三錢米炒　上黃耆二錢蜜炙　於潛朮二錢米炒

粉甘草五分炙　廣陳皮一錢五分　當歸身二錢酒炒

綠升麻五分　柴胡梢五分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枚爲引

此東垣補中益氣湯也、首用參耆朮草以補其氣、陳皮以行其氣、弗使補而呆滯、俾其補而靈動也、當歸以活其血、血氣流行、則邪不能容矣、升柴提其虛邪、薑棗和其營衛、此方治虛瘧、最爲確當、

營衛雙調法

治灑寒烘熱、脈濡且弱、虛瘧勞瘧並宜、

嫩桂枝一錢　黃耆皮二錢蜜炙　當歸身一錢五分土炒

白芍一錢土炒　西潞參三錢　甘草五分炙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個煎服

古人云、胃者衞之源、脾者營之本、今脾胃濕虛而作寒熱者、宜以營衞雙調、故用桂耆護衞、歸芍養營、參草補益胃脾、薑棗調和營衞、此從源本立方、勿見寒熱、便投和解、

調中暢氣法見卷三第二十六頁

雙甲搜邪法

治三日瘧、久纏不愈、

穿山甲一錢醋炙 鱉甲一錢五分炙 木賊草一錢去節

嫩桂枝一錢 製首烏三錢 鹿角霜二錢

東洋人參二錢 當歸身二錢土炒

頭服輕煎次服濃煎

瘧邪深竄而成三瘧者、須此法也、穿山甲善竄之物、主搜深踞之瘧、鼈甲蠕動之物、最搜陰絡之邪、

木賊中空而輕、桂枝氣薄而升、合而用之、不惟能發其深入於陰分之邪、而且能還於陽分之表、以何首烏養其陰也、鹿霜助其陽也、人參益其氣也、當歸補其血也、陰陽氣血並復、則瘧邪自無容身之地矣、

清宣溫化法

治秋時晚發之伏暑、并治溼溫初起、

連翹三錢去心　杏仁二錢去皮尖研　瓜蔞殼三錢

陳皮一錢五分　茯苓三錢　製半夏一錢

甘草五分　佩蘭葉一錢

加荷葉二錢為引

連翹寒而不滯、取其清宣、杏仁溫而不燥、取其溫化、蔞殼宣氣於上、陳皮化氣於中、上中氣分、得其宣化、則新涼伏氣、皆不能畱、茯苓夏草、消伏暑於內、佩蘭荷葉、解新邪於外也、

潤下救津法 見卷一第十六頁

辛溫解表法　見卷一第十一頁

清涼滌暑法　見卷三第二十二頁

苦溫平燥法　見卷六第十三頁

備用成方

小柴胡湯

治傷寒少陽證、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脇痛脈弦、瘧發寒熱、及婦人傷寒、熱入血室等證、

柴胡　半夏　黃芩　人參

甘草

加薑棗煎服

豐按此方、專治寒熱往來、邪在少陽之瘧也、倘惡寒甚者、兼太陽也、宜加羌活、發熱甚者、兼陽明也、宜加葛根、

景岳木賊煎

凡瘧疾形實氣强、多濕多痰者、宜此截之大效、

木賊草　小青皮　製厚朴　製半夏

檳榔　　　　　　　蒼朮

水煎露一宿、於未發之先二時溫服、能飲者、酒煎最妙、

豐按此方用木賊、取其入肝經氣分、蓋肝與膽相表裏、故可通治瘧疾、喜其輕能升散、空能發汗、即太陽之餘邪未盡者、亦可用之、較柴胡更爲穩耳、

嚴氏清脾飮

治瘧疾熱多寒少口苦嗌乾、小便赤澁、脈來弦數、

青皮　厚朴　柴胡　黄芩

製半夏　草果仁　茯苓　白朮

甘草

加薑煎一方加檳榔瘧不止加酒炒常山烏梅

豐按是方、即小柴胡湯加減、減人參之補、大棗之滯、以解少陽往來寒熱之邪、其方不名清膽而名清脾者何也、蓋因近世稱瘧爲脾寒、其脾受寒而作瘧者、亦屬不少、故加厚朴溫其脾胃、苓朮輔其

中州、更加草果青皮、袪其瘧邪、而脾自得清肅、故曰清脾、其存小柴胡法者、良由瘧不離乎少陽之意耳、

麻杏甘石湯

治溫瘧、先熱後寒、

麻黃　杏仁　甘草　石膏

水煎服

豐按集解謂此方、以治溫瘧、不知溫瘧、係冬令伏

邪、發於夏令、陽氣大泄之時、麻黃辛散、豈可用乎、如體實壯熱無汗而喘者、只宜暫用、否則不可輕試、愼之愼之、

柴平湯

治溼瘧、身重身痛、

柴胡　製夏　黃芩　人參

厚朴　蒼朮　陳皮　甘草

加薑棗煎服

藿香平胃散

治胃寒腹痛嘔吐、及瘴疫溼瘧、

藿香　製夏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加薑棗煎服

太無神朮散

治感山嵐瘴氣、憎寒壯熱、一身盡痛、頭面腫大、瘴瘧時毒、

藿香　石菖蒲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水煎温服

豐按以上之方治淫瘧瘴瘧之證極爲平妥但柴平湯之人參必體弱氣虚者乃可用之倘不細審而槪施之恐補其氣而阻其邪病必增劇

人參敗毒散

治傷寒頭痛憎寒壯熱及時氣疫癘嵐障鬼瘧腮

腫毒痢、諸瘡斑疹、

人參　茯苓　枳殼　桔梗

羗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薄荷　甘草

加生薑三片煎服

豐按此方、非但主治傷寒疫癘鬼瘧等證、而嘉言每以治痢、亦屢奏功、豐遇瘧痢兩兼之證、用之更有神效、誠良方也、

咒法

鬼瘧不能愈者、可用咒法治之、取紅棗一枚、面東念咒曰、吾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中一條龍、九頭十八尾、問伊食甚的、惟食瘧病鬼、念一遍吹一口氣在棗兒上、念七遍、吹七口氣、令病人於臨發日五更雞犬不聞時、面東立食之、於淨室安養、忌食生冷葷腥爲要、

豐按用咒法者、足能令人膽壯、膽壯則邪自遁、不

獨專治鬼瘧而他瘧偶亦有靈

截瘧七寶散

治實瘧久發不已鬼瘧食瘧皆治之

常山酒炒　草果煨　青皮　陳皮

檳榔　厚朴薑製　甘草

等分用酒水各一杯煎好以紗蓋之露一宿於當發之早面東溫服

局方常山飲

瘧久不止者、用此截之、

常山（火酒炒二錢）　草果（煨二錢）　檳榔（一錢）　烏梅（二個）

知母（一錢）　貝母（去心一錢）

加生薑三片棗一枚半酒半水煎露一宿日未出時面東空心溫服

子和常山散

治痰瘧神效

常山（二兩）　甘草（二兩五錢）

右爲細末水煎空心服之取吐

豐按常山之功在乎祛痰截瘧其性猛烈體稍虛者不可遽用

鱉甲飲

治瘧久不愈腹中結塊名曰瘧母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檳榔　草果　厚朴　陳皮

鱉甲　甘草

等分薑三片棗一枚烏梅少許煎

四獸飲

治瘧病胃虛中挾痰食、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陳皮　製夏　草果　烏梅

加薑棗煎服

豐按前方用耆朮烏梅、此用參朮烏梅、皆是補中兼收、非體虛久瘧、切弗輕試、

追瘧飲

截瘧甚佳、凡血氣未衰、屢散之後、而瘧有不止者、用此截之、已經屢驗、

何首烏　當歸　青皮　陳皮

柴胡　半夏　甘草

井水河水合煎

何人飲

截瘧如神、凡氣血俱虛、久瘧不止可服、

何首烏　人參　當歸　陳皮
煨生薑
水煎八分於發前二三時温服之
休瘧飲
此止瘧最妙之劑、若汗散既多、元氣不復、或以衰老、或以弱質、而瘧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後之第一方也、
人參　白朮　何首烏　當歸

炙甘草

煎七分食遠服

豐按以上三方、皆景岳治瘧之劑、揆其用意、在乎少陽、觀其治實瘧者、每以木賊、治虛瘧者、不離首烏當歸、益木賊疏肝透邪、歸烏滋肝養血、肝與膽相爲表裏、其意在少陽者、可想而知矣、

臨證治案

虛寒之體忽患暑瘧

建陵靳某之妾、於仲秋忽患暑瘧、連日一作、寒灑熱蒸、汗出如雨、口渴欲飲、脉來弦滑、舌苔微黄、此暑瘧也、靳問曰、因何致病、豐曰、良由暑月貪涼、過食生冷、其當時爲患者、是爲陰暑、伏匿日久、至今而發者、即內經所謂夏傷於暑、秋爲痎瘧是也、即用清營捍衛法、服下益熱、急邀復診、脉之轉爲弦遲、詢之口反不渴、豐曰、此瘧邪外達之徵、請勿慮耳、覩其形體肥白、知其本質虛寒、改用溫補爲主、

以理中湯加豆蔻製夏蜀漆柴胡、薑棗爲引、以河井水合煎、速嘗三劑、瘧邪遂遁矣、

暑瘧熱盛逼血上吐

城南葉某之子、偶染瘧疾、邀豐診之、脉象迢迢有力、寒熱間日而來、口渴喜涼、熱退多汗、此爲暑瘧、遂用清營捍衛法去木賊、加藿香草果柴胡甘草治之、服下瘧勢仍來、尤吐鮮紅數口、復按其脉、轉爲弦大而數、必因暑熱內炎、逼傷血絡所致、思古

聖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訓、此證暑熱是本、吐血是標、可不必見病治病也、即用清涼滌暑法去扁豆、加黃芩知母治之、連進兩貼、瘧發漸早、熱勢漸輕、不知不覺而解、血恙亦未復萌、

截瘧太早變成臌脹

西鄉鄭某、偶患瘧疾、熱重寒微、口渴便瀉、先用符禁未效、又服斷截之藥、瘧與瀉並止矣、數日後腹中忽脹、小便短少、來舍就診、兩手脈鈍、沉取倘彊、

此乃暑瘧夾溼之證、其邪本欲向表分裏而出、誤用截法、阻其邪路、暑欲達表而不能、溼欲下行而不得、交阻於中、氣機不行而成臌脹、法當治標爲先、卽以木瓜蒿藿以解其暑、苓蒼通草以行其溼、又以青皮厚朴杏粒檳榔行其氣而寬其膨、服下稍爲中病、每得一矢氣、腹內略鬆、更加菔子以破其氣、雞金以消其水、服之矢氣更多、溺亦通快、其腹逐漸消去、後用調脾化氣、得全安耳、

江誠曰、觀以上三案、雖暑瘧之輕證、但其夾證各有不同、設不細辨而妄治之、則輕證轉重、重證轉危耳、如靳案本體虛寒得溫補而愈、葉案暑熱刼絡、得清劑而安、鄭案夾溼變脹、得破劑而寬、可見醫法、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方、倘膠於某證某藥、則鈍根莫化矣、

風瘧時邪乘入血室

城南龔某之女、先微寒而後發熱、口渴有汗、連日

三發、脈弦而數、舌苔黃膩、此因夏傷於暑、加感秋風、名風瘧也、遂用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藿梗治之、服二帖、瘧勢未衰、漸發漸晏、且夜來頻欲譫語、復診其脈、與昨彷彿、但左部之形力、頗勝於右、思仲景有云、晝則明了、夜則譫語、是爲熱入血室、今脈左勝、疑其血室受邪、即詢經轉未曾、其母曰、昨來甚寡、以後未行、此顯然邪入血室之證也、姑守前方、去防風淡豉、加當歸赤芍川芎柴胡、服

之經水復來、點滴而少、譫語亦減、惟瘧疾仍然、再復其脈、左部轉柔、餘皆弦滑、已中病數、可服原方、幸得瘧勢日衰、一日改用宣透膜原法加柴胡紅棗治之、疊進三煎、瘧邪遂解、

程曦曰、時證易治、兼證難療、若此案不細詢其經事、則醫家病家、兩相誤也、倘見譫語之證、而爲邪入心包、或爲胃家實熱、清之攻之、變證必加、苟不熟仲景之書、而今日之證、必成壞病矣、吾師嘗謂

不通仲景之書、不足以言醫也、信夫、

寒瘧之證溫補治驗

城東潘某、體素豐滿、大便常溏、中土本屬虛寒、固無論矣、忽於孟秋寒熱交作、肌膚汗少、即延醫診、遂作陰暑論治、輒投四味香薷飲加寒涼之劑、未獲奏效、即來商治於豐、診其脈弦而兼緊、舌苔白薄、寒先熱後、隔日而來、此寒瘧也、良由體質本寒、加感秋涼致病、若果陰暑之證、在長夏而不在秋、

况陰暑之寒熱、從未見隔日而發、當用附子理中湯加柴胡草果藿香陳皮治之、服二劑周身微汗、寒熱略清、繼服二帖、瘧邪遂未發矣、

溼瘧之證辛散獲效

新定王某之室、浣衣度活、平日難免無溼所受、患瘧半月以來、前醫之法無效、懇豐治之、切脈緩大有力、遍身浮腫而疼、寒熱汗無、連日一發、此明是溼邪爲瘧也、思先哲有風能勝溼之論、宜以辛溫

散邪、遂以羌活滲溼湯加草果厚朴為治、先服二劑小效、繼服二劑全痊、

溫瘧誤為暑熱

豫章張某、於仲夏中旬、發熱連日、口渴喜飲、醫者皆作暑熱論治、所用不離藿薷滑扁等藥、未臻效驗、轉商豊治、診之脈濡且弱、舌苔微燥而黃、合其見證參之、似屬暑熱、但其未審既熱之後、每有灑淅惡寒之證、此即內經所謂先熱後寒、病以時作、

名曰溫瘧是也溫瘧之證最易傷陰切忌溫散治宜清涼透邪法服之熱勢已挫口渴依然仍守原方益以麥冬鮮地連服三劑始得全愈

產後痺瘧熱補至變

四明沈某之室誕後將匝月以來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無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熏蒸皆用溫補之方嚴禁寒涼之藥見病者忽爾厓羸日晡發熱益信其爲蓐勞愈增熱補

更加脣焦齒燥、舌絳無津、復請前二醫合議、議用導龍入海、引火歸源之法、不但諸證未減、尤加氣急神昏、始來商之於豐、豐卽往診、兩手之脈、皆大無倫、推其致病之因、閱其所服之藥、實因誤補益劇、非病至於此險也、沈曰、此何證也、豐曰、乃癉瘧也、此卽古人所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不寒癉熱、令人消爍肌肉、當用甘涼之劑治之、曰、產後用涼、可無害乎、曰、有病則病當之、若再躊躇、陰液立涸、

必不可救矣、卽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頭煎服下、未見進退、次煎似有欲寐之形、大衆見之、無不疑昏憒之變、復來請診、脈象稍平、唇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豐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無何肝風又動之虞、仍守原章、佐以阿膠龜版、及雞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熟寐、熱勢大衰、次早診之、諸逆證皆已屛去、繼以清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陰邪入腎發爲牝瘧

江南陶某之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爲牝瘧、脉來沉小之象、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之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證、斂而易見、豐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薑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全安、

寒溼入脾證成牝瘧

金陵張某、作客來衢、形素豐肥、向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溼者、先露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證、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薑草果白蔻砂仁治之、令嘗五劑、三日服盡、諸證咸瘥、

程曦曰、凡學醫者、必須天機活潑、毫無膠固之人

而後可、如趙喻註金匱、皆言邪舍於心、石頑正其失、專言邪藏乎腎、吾師前以石頑之訓爲準繩、今觀是案、又謂在脾、其實非矛盾也、良由見證而斷也、總因間日惡寒、按時而至、稱爲牝瘧、可見醫者審證爲第一耳、

瘧發昏迷治痰得效

南鄉鄭某之母、年逾六旬、偶沾瘧疾、淹纏數月、藥石無功、乘輿來舍就診、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

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後微熱、神識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醫之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痰迷、即以二陳湯加老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薑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服二劑、寒熱亦卻、

時行疫瘧

已夘夏五、患寒熱者甚眾、醫者皆以爲瘧、所用咸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飲等方、未有

一方奏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瘧每發于秋令、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考歲氣陽明加於少陽、天政布凉、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盡是時行疫瘧也、有建德錢某來舍就醫、曰、患瘧久矣、請先生截之、豐曰、此乃時行疫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薑治之、其效捷於影響、後來求治者、皆與錢病無異、悉以此法治之、莫不中窾、可見疫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

之證、更又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證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鬼瘧屬陰得眾人陽氣而解

東鄉葉某、自初秋患瘧、至孟冬未愈、每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寐、日日如是、曾延醫治、盡屬罔靈、請豐診之、兩手之脈、不調之至、曰此鬼瘧也、卽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

氣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鄰村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衆人堆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無疑、蓋熱鬧場中、衆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遁、

久瘧陰虛及陽

鑑湖黃某之內、患瘧三年、尪羸之至、無醫不延、靡藥不嘗、邀豐治之、脈象纖微無力、灑淅烘熱、每發

於申酉之時、舌淡無榮、眠食俱廢、大便溏薄、月水不行、豐曰、此虛瘵也、出方閱之、計有數百餘紙、聊審近日之方、非參耆朮草、卽地芍歸膠、未嘗有一劑桴鼓、細思是證、乃瘧邪深踞於陰、陰虛及陽之候、卽用製首烏五錢、補其陰也、淡附片三錢、補其陽也、鱉甲二錢、青蒿五分、搜其陰分久踞之邪、鹿霜三錢、羌活五分、隨卽領邪而還於表、東洋參三錢、炙甘草八分、補其正而禦其邪、生薑二片、紅棗

五枚、安其內而攘其外、諸藥雖經服過、然製方實屬不同、古云用藥如用兵、孰爲主將、孰爲先鋒、指揮得法、自可望其破壘耳、黃某深信、卽使人揀來煎服、二劑寒熱覺輕、又二劑、精神稍振、再又二劑、諸疴盡卻、調補三月、月信始行、起居猶昔矣、

體虛勞瘧

安徽汪某、體本虛怯、飲食並減、神氣極疲、精遺於夢、汗漏於寐、閒居靜養、諸恙如無、偶有煩勞、遂作

寒熱等證、延豐診之、脈來小濇、此屬勞瘧之證、分明若繪矣、擬用何人散加鱉甲牡蠣茯神龍骨、令服十餘劑、調養數月而康、

瘧母破劑無效溫補鹹軟得安

南鄉傅某、自同治紀元、患瘧之後、左脇下結成一塊、卽瘧母也、迄今十五載矣、身體安然、不知不覺、每一逢和、漸次居中、初服常山飲子、後用鱉甲煎丸、皆無效驗、因停藥勿治、邇苦眩暈遺精、耳鳴盜

汗、曾用六黃兼六味、服之雖妥、但其痞塊漸大漸中、將有變蠱之勢、脈形緩滯、兩尺皆弱、先天虧損、斷斷無疑、消破之劑、決難浪施、余用桂附八味加龍骨牡蠣龜版鱉甲、蜜丸、服一料諸恙少減、二料得全瘥矣、

瘧母攻破致死

歙北一醫、在吾衢名冠一時、時有里人范某、久患瘧母、寢食若舊、動作如常、聞此醫欲歸梓里、恐郡

內諸醫、不能杜其病根、卽商其治、所用硝黃枳朴巴豆蓬棱、一派攻伐之劑、未數日腹如覆釜、神氣頓疲、飲食減少、病勢日加一日、至於危急、始來商治於豐、診其脈沉小而濇、此因攻破太猛、正氣受傷之候、證弗易治、囑商明手、其兄再四哀求不得已、勉以香砂六君損益、服之未效、復請固辭、再商他醫、終不能起、

程曦曰、古人謂不服藥爲中醫、誠哉是言、歷見因

病致死者少、因藥致死者多、若此病是藥速其亾也、不思李念莪云、養正則邪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無容身之地、纎之鄙見、當補正爲君、稍兼攻積、庶乎穩妥、偏於攻破、非法也、

三瘧擾傷氣血補益得效

南鄉李某、患三日瘧、纒綿兩三載、方藥靡效、近用多是甜茶、服之嘔吐、吐傷胃氣、穀食減少、神氣愈疲、而瘧疾仍來、來舍求治於豐、診其脉緩濇沉弦、

形色清癯之至、此氣血陰陽受虧之象也、非補益不能望痊、卽用製首烏五錢、潞黨四錢、鱉甲鹿霜各二錢、乾薑附片各八分、囑服十劑、臨發之日勿服至第八劑、寒熱遂未發矣、復來就診曰、先生之方、效於拔刺、然諸藥前醫亦曾用、而未驗者何也、豐曰、一則藥味雜亂、二則服法未精、不知間二日之瘧、其邪深、其正虛、所以用補法於未發之先、助其氣血陰陽、則邪不能勝正而自止矣、今脈轉爲

緩小沉分亦然、瘧邪果遠遁也、當守舊法、加之熟地歸身、薑棗爲引、連服十劑而安、

產後三瘧久纏

北鄉杜某之內、自誕後氣血未復、偶沾三瘧、糾纏半載未瘳、發時背如負重、腰如兩截、寒灑灑欲覆被、熱烘烘欲思飲、診其脈舉之若浮綿、按之不滿部、面色白而無榮、舌色淡而無苔、此屬奇經本虛、瘧邪竄入於陰、陰虛及陽之證、斯宜未發之日大

補奇脉陰陽、俾正氣復充、邪氣自卻、倘以常山草果專治其瘧、便是舍本求末矣、豐用東參熟地鹿霜狗脊龜版牡蠣炙耆桂枝薑棗爲引、約服二十餘劑、瘧始脫體、

或問曰、曾見景岳治瘧、每迎其銳而擊之、最捷最效、今先生治瘧、用藥於未發之先、究遵景岳耶、抑遵先生耶、答曰、治初患之瘧、邪氣方盛正氣未虛、可以迎其銳而擊之、久患之瘧、邪氣深陷、正氣已

虛、則不可耳、故於未發用補、補其正氣、正氣旺、則邪自衰、不用截而瘧自罷矣、

伏暑過服辛溫改用清涼而愈

武林陳某、素信於豐、一日忽作寒熱、來邀診治、因被雨阻未往、伊有同事知醫、遂用辛散風寒之藥、得大汗而熱退盡、詎知次日午刻、熱勢仍燃、汗多口渴、痰喘宿恙又萌、脈象舉取滑而有力、沉取數甚、舌苔黃黑無津、豐曰、此伏暑病也、理當先用微

辛。以透其表。荆防羌芷。過於辛溫。宜乎㧺津液矣。今之見證。伏邪已化爲火。金臟被其所刑。當用清涼滌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細地洋參。服二劑舌苔轉潤。渴飲亦減。惟午後尚有微燒。姑照舊方。更佐蟬衣荷葉。又服二劑。熱從汗解。但痰喘依然。夜臥不能安枕。改用二陳加蘇葶旋杏。服之又中病機。後議補養常方。稇載歸里矣。

產後伏暑

城東孔某之室、素來多病、其體本弱、分娩三朝、忽然頭痛難忍、寒熱無汗、大渴引飲、脈來浮大之象、此肌表重感秋涼、而曩伏之暑熱、觸動而繼起矣、詢知惡露勻行、腹無脹痛、生化成方、可勿用耳、即以白芷青蒿秦艽荊芥當歸川芎、加敗醬草合為一劑、蓋白芷為產後疏風妙藥、青蒿乃產後卻熱最宜、秦艽荊芥活血散風、當歸川芎生新去瘀、本草謂敗醬草味苦而平、主治產後諸病、此方最穩、

請服二煎、其熱從汗而退、次日邀診、脈象頓平、詢之口亦不渴、惟覺神倦少眠、此伏暑已隨秋涼而解、心脾被邪擾攘而虧、當守原方去白芷之香燥、荆芥之辛散、加茯神柏子以安神、神安自熟寐矣、又加西潞炙草以扶元、元復自强健矣、後用八珍損益、未及半月而康、

時病論卷之六目錄

臨證治案